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蜀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亮子喬　瞻　董厥　樊建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

朱晧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卒遣朱晧代玄晧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晧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按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畧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

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臣松之以為魏畧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為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賛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己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邉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鵾鵬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

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

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

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覇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恱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既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賔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毦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

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毦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實因録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强備由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

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輙拒塞未與處畫琦乃

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黄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别

遂詣曹公魏畧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

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

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

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

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蒸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群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

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兾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録尚

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熒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寔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士人每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残順之以恩恩竭則慢

所以致褻寔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主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巳尋冲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厠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何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姦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巳越墻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為人作刺客

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山人不死要應顯達為魏竟是誰乎何其寂蔑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摧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篡逆

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决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旨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

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詔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

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津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郭冲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

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根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為荆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毁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

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郭沖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

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

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

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
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
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
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
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
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
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
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
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
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
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
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
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
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
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

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

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比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

陳震慶權正號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

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尅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

亮徑向劍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沖言知其乖剌多矣

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馬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

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恚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

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歛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絶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於季漢参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将来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将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兹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

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横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

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鞧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

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寔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

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彦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録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賔然猶存録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晋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来未之有倫也輙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覇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埶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

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罸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

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

或怪亮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
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
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
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
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
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
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
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為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

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

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黄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案諸葛氏

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士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

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内疲獘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説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黄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

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

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是以疑而嘗之

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闘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闘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闘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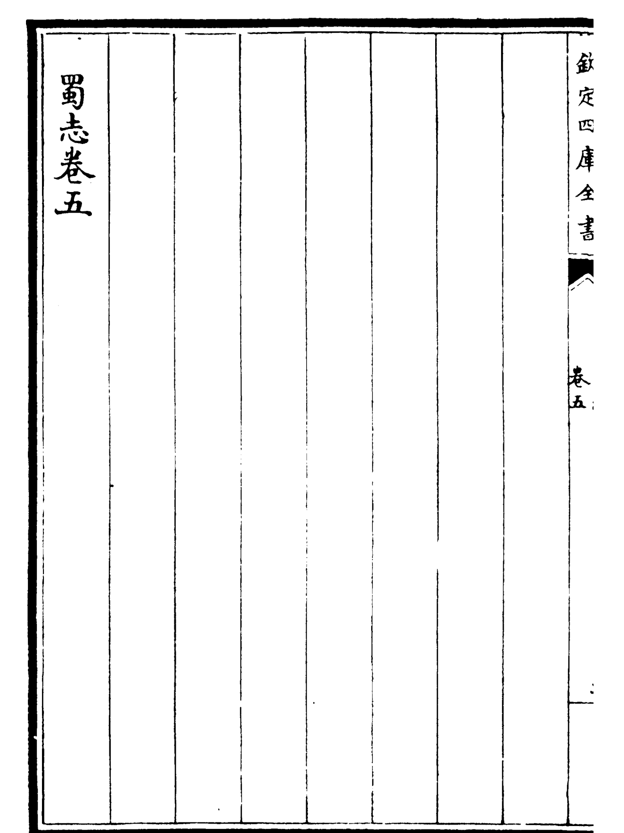
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
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
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
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
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
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
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
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
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
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
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
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
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
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
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
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

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凉雍不解甲中國不
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
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
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
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
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
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
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
則未見坦然之勲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
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以七十
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
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
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
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
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

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去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去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脣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閭命大傅掾犍為李興為文曰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

鱗騏執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田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不在孫吴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没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没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乘萬里殊途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豊沛太公

五世而反周想魍魎以髣髴與影響之有餘䰟而有靈豈其識諸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蜀志卷五

蜀志卷五考證

諸葛亮父珪字君貢○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為梁父吟○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之詞皆非其作

謂為信然注太尉列子○烈監本誤作列今改正

遂詣曹公注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各本俱作聞元直龐仕元財如此臣良裘按廣元即石廣元也龐士

元何嘗仕魏耶今改正

并力拒曹公注袁孝尼著文立論○監本訛作孝居今改正

後領司隸校尉注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亦元本作必

事之如父注欲以固委付之人○宋本人作誠

國以富饒注亮在南中○宋本在作至

又注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宋本無並字

深入不毛注瀘津水○監本訛作瀘惟水臣龍官按水經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寔為津字之訛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臣浩按文選此句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董允傳中摘此表亦具載此句不知亮傳何獨脫之也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所總統如前注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臣浩按此下疑有脫文

又注幾敗北山○監本訛作伯山今改正

又注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何焯曰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据此疑此表為偽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於外失之蜀而傳之吴或伯松寫留箧元遜鈎致之於身後耳集不載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臣明楷按箕谷失利在六年之春散

闕之役在六年之冬雲以信臣宿將使其尚在自當復出其必歿於是冬之前無疑也雲傳稱七年卒當為六年之誤

又注而不及今圖之○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及蚤

君其勿辭注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戍當作伐

又注非匹夫之為分者比○分冊府作忿比毛本作也

又注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上進毛本作上岸

射殺郃注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既出宋本作

既在

亮子瞻嗣爵注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止宋

本作正

諸葛喬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臣龍官

按亮傳云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則此稱元年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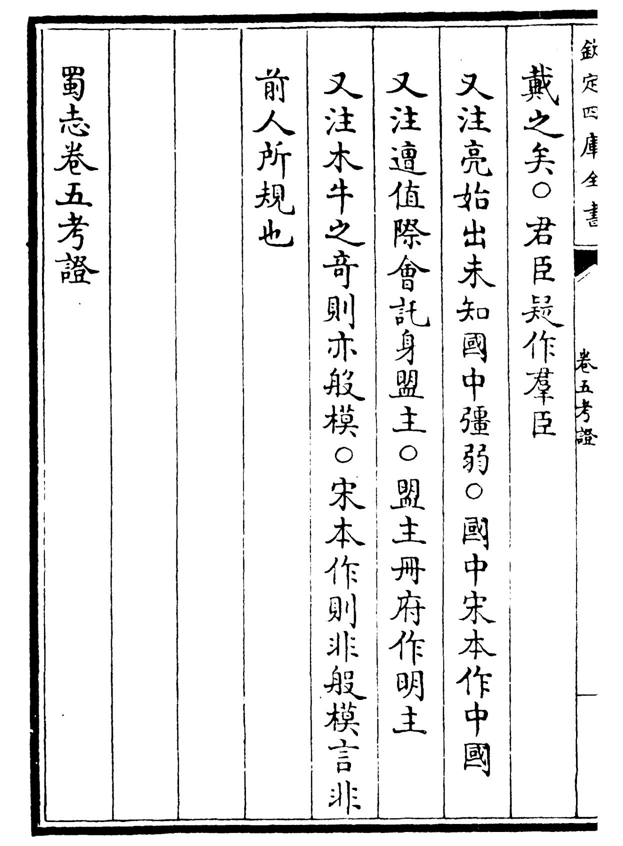
當作六年

諸葛瞻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監本羽林訛作翰林今改正

內移河東注位至廣州刺史○廣州宋本作江州

董厥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臣明楷按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此何以云二十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即改景耀所云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注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



戴之矣○君臣疑作羣臣

又注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國中宋本作中國

又注遭值際會託身盟主○盟主冊府作明主

又注木牛之奇則亦般模○宋本作則非般模言非

前人所規也

蜀志卷五考證

蜀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關羽　張飛　馬超　黄忠　趙雲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别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

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吕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

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從
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至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

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托為雅言耳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兵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勲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来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荅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徳並驅争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容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

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没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郟陸渾羣盜或遥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宣王蔣

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典畧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勑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已得于禁等乃罵曰狢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已偽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臣松之以為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師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𦩷𦪇之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也若許相援助何故匿其形迹乎　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

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羽與晃宿相愛遥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敵劉曹此書不然可以絶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

於曹公以諸侯禮葬其屍骸 追謚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樊夢豬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 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蜀記曰龐悳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

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荅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

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巴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

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

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侯

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緜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龎悳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

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畧曰騰字壽成馬援後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業常從鄣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靈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為軍行事典領部衆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已害乃攻騰營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殆弛乃使司隸校尉鍾

繇涼州牧韋瑞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從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　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　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

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蹙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

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

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畧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横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超復敗於隴上後奔漢中張魯以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反時其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超超搥胷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

稽首典畧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潜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忿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焉得與張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

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暐樂資等諸所記載穢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於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

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畧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托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畧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閻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

黄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

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説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悦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内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敘早没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

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荆州

雲别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生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薦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横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内事權聞備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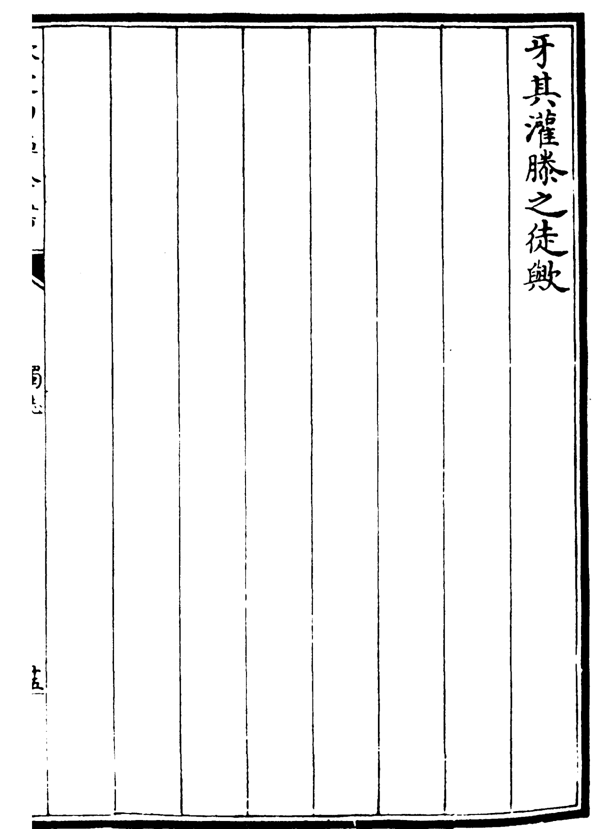
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於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雲别傳曰益州既定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為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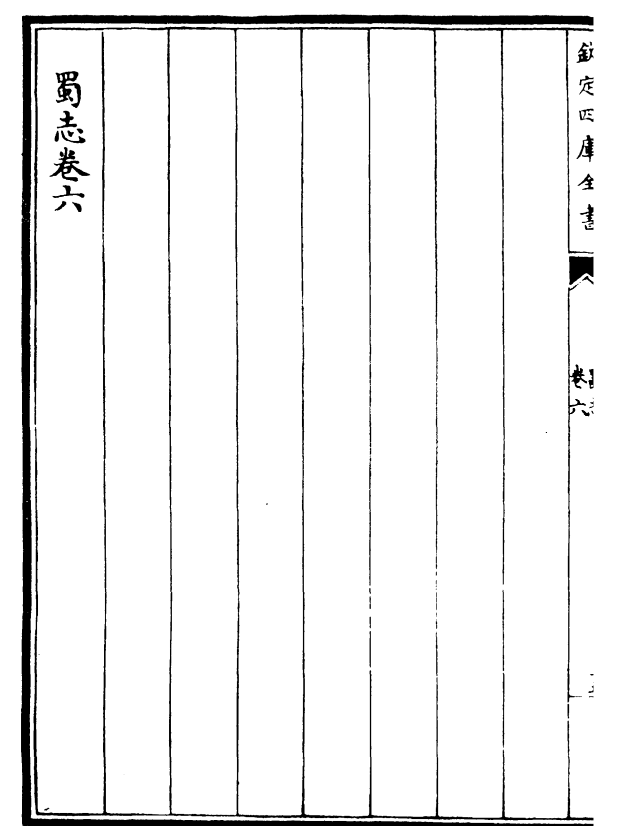
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荆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

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荅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追謚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奬夏侯霸遠來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沖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謚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謚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

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謚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謚雲曰順平侯　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黄忠趙雲彊摯壯猛並作爪


牙其濯滕之徒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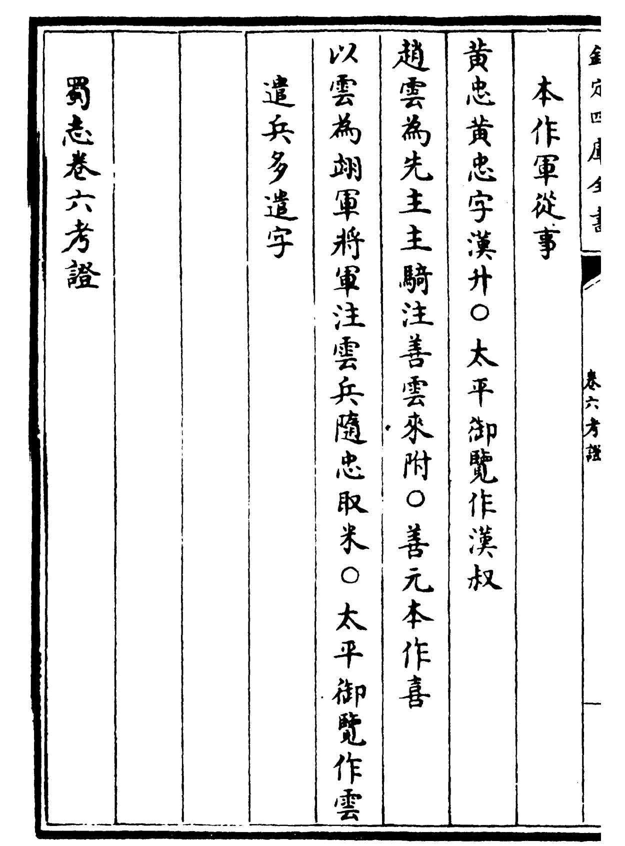
蜀志卷六

蜀志卷六考證

關羽紹遣大將軍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軍守疑衍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臣浩按楊戲輔臣贊注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吳主孫權傳云獲將軍士仁吕蒙傳亦云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是士仁即其姓字此傳獨加傅字誤也

馬超領騰部曲注署為軍行事典領部衆○軍行事元



本作軍從事

黄忠黄忠字漢升○太平御覽作漢叔

趙雲爲先主主騎注善雲來附○善元本作喜

以雲爲翊軍將軍注雲兵隨忠取米○太平御覽作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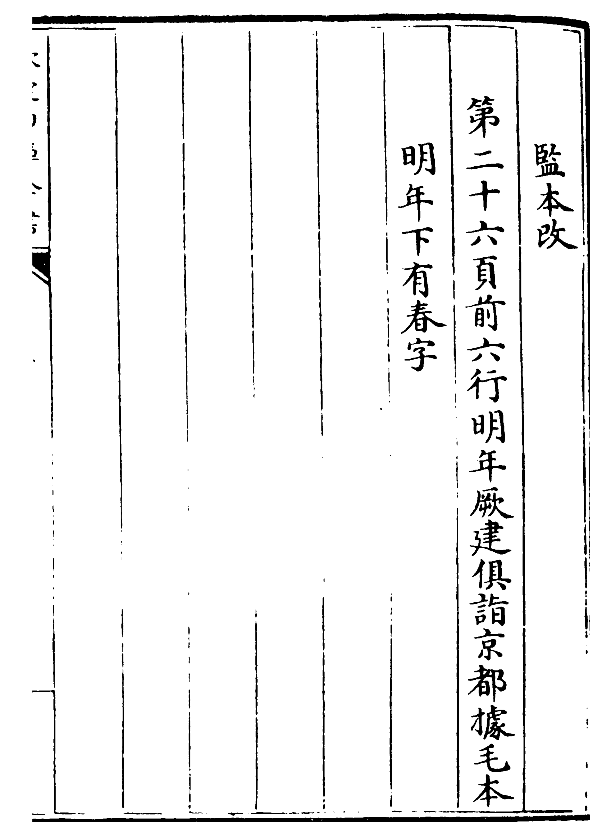
遣兵多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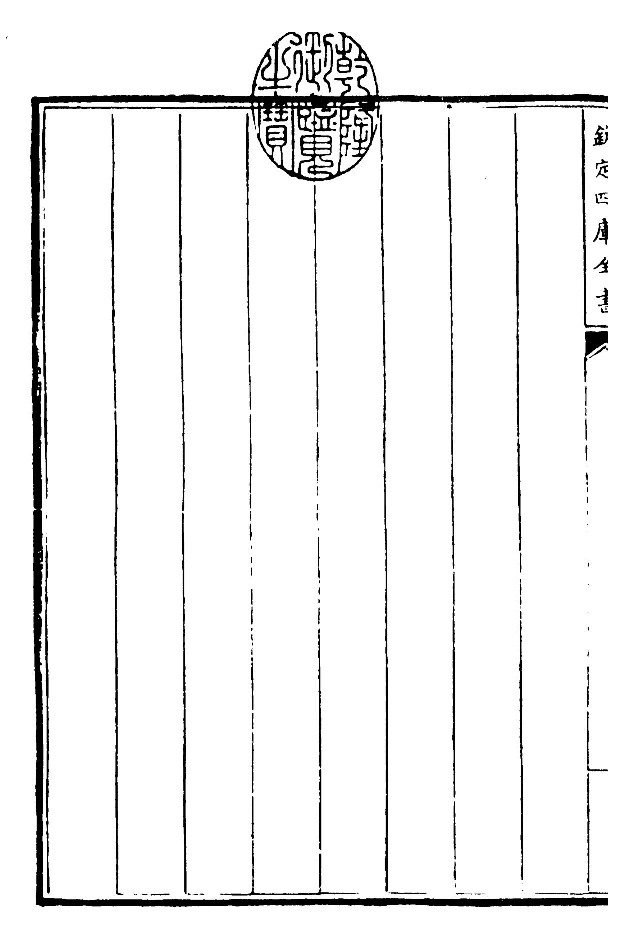
蜀志卷六考證

謹案卷五第十二頁後一行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云云考昭明文選載諸葛亮出師表作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語意最為詳備今蜀志亮傳以先帝之靈下直接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竟似亮在外不能奏效并罪及在内之郭攸之等於理鮮通復檢蜀志董允傳載亮表大畧則

與今文選相合蓋文選從允傳採補及閲宋版六家文選其文全同亮傳故李善注云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其别本文選既增若無興德之言復引李善原注蓋在六家刋本之後雖紙墨甚精而編訂則不免於踈矣但舊本相沿均難改易謹仍其舊而并識之

第十七頁前八行魏人何由得越刋本由訛山據


監本改
第二十六頁前六行明年厥建俱詣京都據毛本
明年下有春字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監生臣張虎文
謄録監生臣朱　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蜀志

卷七十五

卷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蜀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龎統　法正

龎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頴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鑑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

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

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

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卲安其言而親之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能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敵也胲音改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續卲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

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孫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

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荆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

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乗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輙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

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為本杖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内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宴酣失時事同樂禍自比武王曽無愧色此

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荊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黃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襄陽記曰林婦同郡習禎妹禎事在楊戲輔臣贊曹公之破荊州林婦與林分隔守養弱女十有餘年後林隨黃權降魏始復集聚魏文帝聞而賢之賜牀帳

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眞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眞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高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眞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眞於牕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眞孰賢眞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眞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廷尉左監

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

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别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荆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

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

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
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
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
歸咎蒙恥没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
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
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
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
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

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榖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宫别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

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

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

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

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爲明

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餽運不及兵少無繼今

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爲

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

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

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畧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

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户展轉
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
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
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
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
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
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
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

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

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為邦之要道封墓式閭先王之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冠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為釁首安在其可寵先而有以感致者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以權計蒙寵況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以靖方隗未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閭為難何其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將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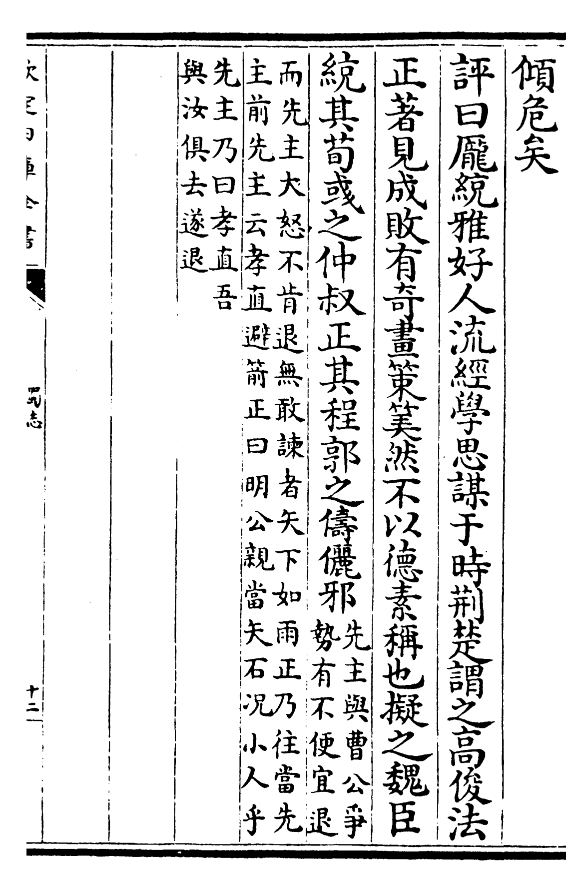
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譏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寀爵者森然皆是文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

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荅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

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嬖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顛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揚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

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
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
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
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
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
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黄忠
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
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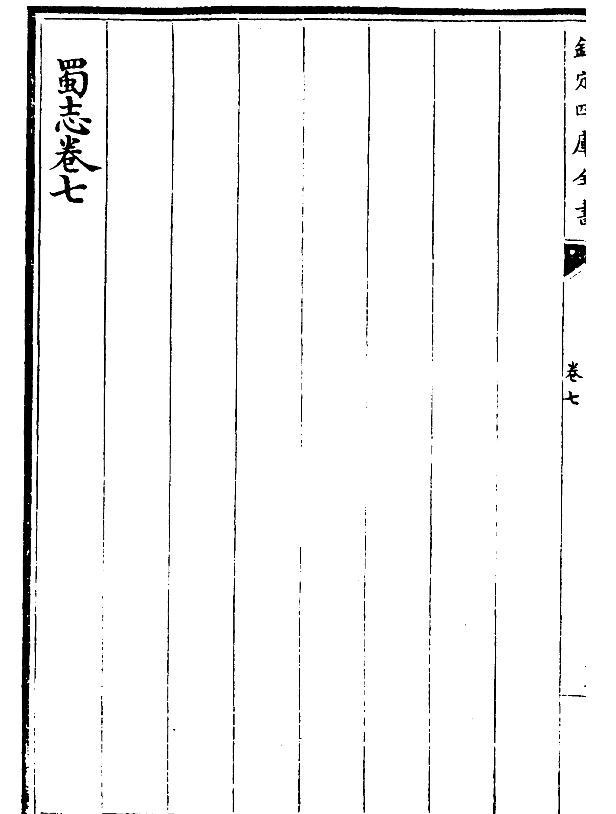
中其由唇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畧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恥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内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



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荆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筭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

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



蜀志卷七

龎統由是漸顯注司馬徳操為水鏡○毛本作氷鏡

又注徳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

黄門吏部郎○臣明楷按後漢書注作徳公子字山

民可知仕魏者非徳公也此脱去子字不然幾疑徳

公為遁操不終矣或字字即為子字之誤

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注駑牛一日行三百里○元

修本作三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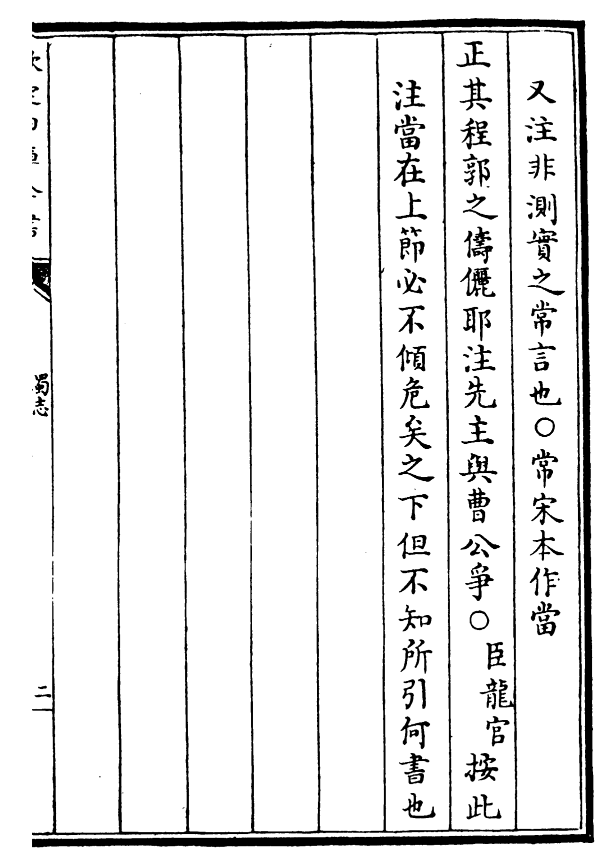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退能守靜進能不苟○退能監本訛作退難今改正

法正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宋本懦下有弱字

顧念宿遇瞻望悢悢○監本悢悢作恨恨今改正

日月相遷○相遷監本訛作相選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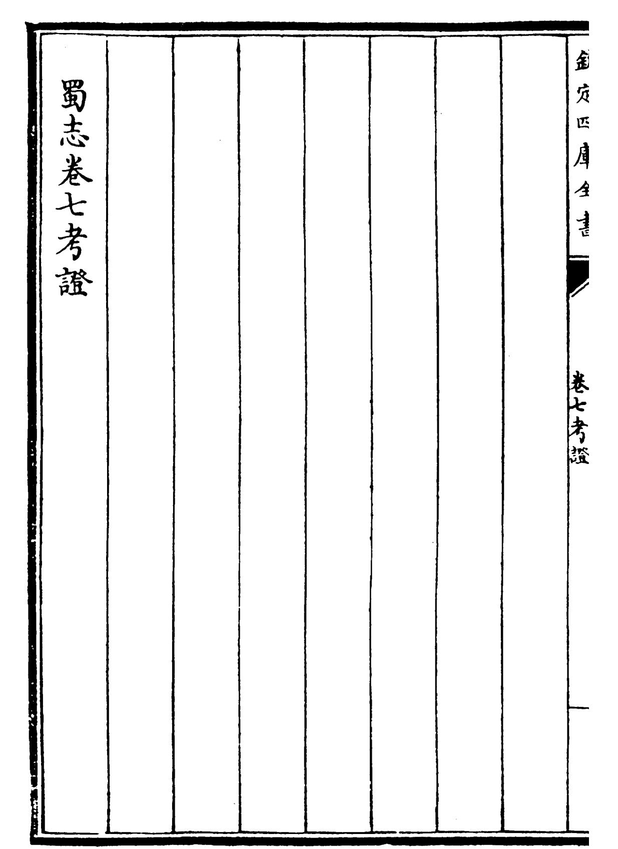
必為人所教也注將計畧未展正先發之耳○將元本作特



又注非測實之常言也○常宋本作當

正其程郭之儔儷耶注先主與曹公爭○臣龍官按此

注當在上節必不傾危矣之下但不知所引何書也



蜀志卷七考證